

第一章 落難山林的太子

落雲山上，天邊洩出一道光來，晚霞映著山峰，垂落在平城西南最偏僻的角落。穿過一片幽靜雅致的竹林，竹屋立現，屋旁的大缸中，兩隻紅鯉魚歡快地撲騰著，著一身素色煙紗裙的女子伸出一隻手去抓，好像很好玩，又好像很無趣。

這兩隻鯉魚是芮毓在山泉附近偶然看到的，可那時師父下山日久，沒人給她做魚吃，她便抓回來了，結果卻養了起來，現在這魚養得肥肥嫩嫩的，正是下鍋的好時候。

芮毓認真思索著，整個人靜成一幅畫。

何音正從竹屋出來，看到這樣的芮毓，依舊是怔了一下，不過十五歲的年齡，卻已出落的如新月生暈，溫婉柔和又美豔得不可方物。

何音眉眼一沉，她當真是長得越發像她的生母了。

這時，山頂一聲轟鳴，風雲瞬變，一顆豆大的雨滴砸在芮毓臉上，她怔愣一下，抬手試探，果真是下雨了。

她剛一轉頭，師父便喊她進屋，她又看了一眼紅鯉魚，迅速低頭跑進屋去。

天色變得越來越暗，明明才傍晚時分，一陣雷雨卻將整個平城籠於黑暗中。

沈緒捂著胸口重重咳了幾聲，將一盞茶一飲而盡方才壓住不適。

門外有個小太監跌跌撞撞跑了進來，哭喊道：「殿下，殿下……」

沈緒斜睨了他一眼，放下竹簡，冷聲道：「說。」

那小太監抹了一把淚，「皇上……皇上快不行了！」

沈緒心中一點波瀾都沒有，皺眉望著一處地方出神，這麼快就不行了？看來有人等不及了。

小太監還未退下，殿外又進來一人，來人做侍衛打扮，可實在眼生得很，連沈緒都抬頭多看了兩眼。

楊威抱手稟道：「屬下無能，翻遍了整個御書房也沒能找到，赫北已去御乾宮搜了，應當……」

沈緒打斷他，「不在。」

這一會兒御書房一會兒御乾宮的，小太監跪在地上聽得認真，腦門卻冒出一頭汗，聽起來，太子殿下是在找什麼，但這個節骨眼兒上，他不去關心皇上，找東西是要做什麼？

聽沈緒這麼說，楊威先急了，「那如何是好？」

「走吧，父皇不是在西暖閣等著。」說著，沈緒幽幽望了一眼地上跪著的小太監，抬腳走出門時，淡淡地道：「殺了。」

堂堂一國之君就快嚥氣了，西暖閣外竟無人看守，連平日裡伺候的總管公公都不見了，看來康廉王將消息給鎖死了。

可只要沈緒今日進了這西暖閣，很快消息便會散開，太沃帝崩了，而太子殿下在身邊，旁人該如何作想？

大雨如注，沈緒卻半點都沒有沾濕，他在門外停了一瞬，之後推開門，隻身進入。

想來太沃帝這幾日過得並不好，平日裡束得整整齊齊的白髮，如今亂七八糟的散在玉枕上，平日裡板起來便駭人的臉彷彿被抽了骨頭一般，連個表情都做不了。看到沈緒進來，太沃帝虛弱地用手撐起身子，想指著沈緒，卻終究沒了力氣，反倒打翻了床頭的琉璃杯，杯中還殘留的藥也一併灑了出來。

沈緒看了，俯身撿起，拿在手中細細看了兩眼，隨後笑道：「皇后有心了，日日給父皇送藥，怎麼這會兒父皇快不行了，她卻不在？」

太沃帝氣得胸膛直起伏，用盡全力說著話，「你、你早知皇后下毒？」

沈緒尋了把椅子坐下，「兒臣向來不喜皇后，可這一回，她卻做了本該是兒臣要做的事，兒臣該謝她。」

太沃帝還沒來得及說下一句話，沈緒的眸光忽然暗了下來，「父皇，玉璽放哪兒了？」

聞言，太沃帝瞪著兩個眼珠子，似乎不敢相信這是他親自立下的太子，平日裡看著溫和謙遜，是一個二十歲男子該有的模樣，現在卻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。

見他不說話，沈緒也不著急，細細道：「父皇平生最愛華妃，華妃是如何沒的，父皇可知？」

只不過一炷香的功夫，太沃帝就變得呼吸急促，已到了無力回天的時候了。

沈緒站起來擲去了衣角的灰，從一處暗格中拿出一個匣子，回過身，見案桌放著一支箭，他拿起，放在手中掂量了兩下。

「父皇明知道母后是如何死的，卻偏要將凶手留在枕邊。」沈緒乃純德皇后所出，如今的皇后是繼室。他俯身道：「這是父皇這輩子，做的最愚蠢的事之一。」話落，一箭穿心。

太沃帝瞪直了眼珠，不敢相信地看著沈緒，最後在沈緒的凝視下嚥了氣。

屋外大雨傾盆，屋內血的氣味蔓延開來，昏昏暗暗的室內，沈緒對著太沃帝的遺體緩緩勾了唇角。

明立他為太子，暗地裡卻欲廢再立，這是其二，果真愚蠢之至！

這時，楊威推門，看到這情形不由得一愣，他沒想到沈緒會殺了太沃帝，讓他不免多看了立在床邊的人兩眼，半晌後道：「殿下，康廉王帶人殺了進來，再不走來不及了。」

沈緒抬眸望了太沃帝一眼，轉身便走，到了殿外，他卻停了下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帶人撤出宮外，半炷香後再回到御乾宮。」

楊威大驚，「太子殿下，屬下奉侯爺之命護殿下安危，屬下不能走！」

沈緒抿著唇，沉聲道：「那便用你手中的劍了結自己，省得壞了計畫。」

楊威一頓，握著劍柄的手下意識緊了緊，為難道：「屬下先告退了……」

當沈廉帶著禁軍衝過來時，臺階上只站著個單薄的身影，反而嚇得他不敢再往前，他劍指沈緒，「本王聽說太子弑父，父皇已駕崩，可是真的！」

沈緒向前走了兩步，悠悠道：「聽說？皇兄的消息真靈通，不知聽誰人所說？」

一切都按照他的計畫在走，且見沈緒身邊無人護衛，更加助長了沈廉的氣焰，就

見他抬高了下巴道：「是與不是，本王進去一瞧便知，只是太子殿下，要先委屈你一陣子了。」

說罷，他抬手一揮，禁軍上前就想壓下沈緒，這些禁軍是左相的人，自然是聽沈廉的。

殊不知，隻身一人的沈緒選擇以寡敵眾，抬手一劍便劈過來，直打得上前的禁軍連連後退，後邊的禁軍一瞧，蜂擁而至。

沈緒很快便招架不住，加之胸口的瘙癢難耐，劍向下立撐在地上，人半跪了下去。這些禁軍得了沈廉的命令，絲毫沒有手下留情，反而想就地處置了這個弑父的太子，先朝沈緒腹部砍了一刀，正舉手要再砍一刀時，一支箭橫空而過，打在了刀刃上。

半炷香到了，楊威駕著馬車衝進御乾宮，見沈緒被包圍，幾乎殺紅了眼，直到沈緒輕咳一聲，道了句「走」，他這才停了手。

楊威匆忙扶著沈緒上了馬車，一路暢通無阻的出了宮，這一路上，屍橫遍野，整座皇宮像座墳一樣。

沈緒壓著出血的傷口，伸手掀開簾子看了一眼，心道：這些人正好給父皇陪葬，挺好。

馬車駛到落雲村，楊威在外面乾著急，「殿下，屬下去找個大夫。」

沈緒握拳在嘴側，咳了兩聲，「不必。」這個時候找大夫，若是被沈廉的人打聽到了蹤跡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？

楊威與赫北互看一眼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太子殿下說一不二，他們也不敢再勸。

這時赫北說：「殿下，再往前就是落雲山了，馬車上不去，是否在山下暫住一晚？」

沈緒閉了閉眼，再睜眼時已強撐著身子站了起來，下了馬車，他壓著腹部站得筆直筆直的，恍若沒有受傷一般，他望向那座山，沉聲道：「上山。」

眾人沒有異議，他們也知道村中人多嘴雜，還是上山比較好，此刻雨已經停了，否則一眾人上山恐怕不是簡單的事。

原本只打算尋個山洞湊合一晚，赫北忽然眼前一亮，拍了拍楊威的肩，說道：「那該不會是座屋子吧？」

楊威一看，扭頭詢問，「殿下？」

沈緒朝那頭看了一眼，稍做思慮便道：「走。」

竹林幽謐，只能聽到蟬鳴的聲音，芮毓全然不知屋外發生了何事，昏昏沉沉的抱著單薄的被褥睡去。

師父下山去給村民瞧病了，這會兒只她一人在。

忽然，籠子裡的雞鳴都撲騰開來，屋外栓著的狼張開獠牙低聲吼著，吵醒了屋內的芮毓，也把不留神的楊威嚇了一跳。

楊威罵道：「這他娘的居然養狼？」說著，他高舉劍柄，就要狠狠劈過去。

這時，門從竹屋裡被推開，原以為養著狼的主人該是屠夫一類的，沒想到走出來

的卻是一個清清秀秀的小姑娘，讓楊威一眾人看呆了。

他下意識放下劍，躊躇著想說點什麼，忽然間反應過來，這姑娘只穿著一件寢衣！他們是一群在軍營裡混大的大老爺們，何時見過這樣的場景，忙面紅耳赤的背過身去。

芮毓揉著雙眼，一時間有些搞不清狀況，待她慢慢清醒過來，只看到一個人立在她家門前，而且，是男子。

芮毓眼神漸漸清明，目光在沈緒身上流轉，這個人的眼睛和阿寶有點像，想著她將目光挪到那條剛受驚的狼身上，更篤定的點了點頭，真像，就是比牠還凶一點。沈緒手中的劍都已經要抬了起來，卻見來人絲毫不害怕，反而明目張膽地打量起他，他忽地放下手，朝她道：「借住一晚。」

赫北聽見這句話，心下直搖頭，太子殿下這話永遠說一半。於是他轉過身子，客客氣氣地道：「姑娘，是這樣，我等路過此地，遭遇山匪，受了重傷，想借此地暫住一晚，姑娘可方便？」

聞言，沈緒斜睨了他一眼，沒出聲。

而芮毓聽見聲音，澄澈地目光轉頭望向赫北，又是一個男子，不由得感到有些高興。

儘管她情緒內斂，可依舊被沈緒察覺到了，眉頭微微一蹙，正想說話，卻彷彿牽動到傷口，不由得悶哼一聲。

聽到聲音，芮毓回望向他，上下打量後抬手指向他的腹部，這個地方流血了。幾人順著芮毓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見沈緒血流不止，方才上山走了那麼長的路，對他們這些全身佈滿大小傷口的人來說習以為常，可對養在東宮的太子來說，可不是容易忍受的，但是沈緒半個疼字也沒有。

被這麼打量著，沈緒冷眼瞥過身邊的人。

赫北立馬反應過來，朝芮毓說：「姑娘可方便？」

芮毓靜了一瞬，抬手指著門，示意他們進去。

沈緒被攙扶著往竹屋裡走，赫北還在後邊磨蹭。

這時就聽到赫北問：「敢問姑娘芳名？」

幾人聽聞紛紛翻了白眼，明明都是行軍打仗的粗人，偏偏赫北這廝講得一口書生話，聽了真叫人難受。

芮毓抬手在空中寫下兩個字。

夜裡黑，赫北沒看清，只愣了一下，朝芮毓拱手一拜，便跟上去了，心想，原來這姑娘是個啞巴啊，也好，省得殿下連這個山野女子都要殺掉，那樣就實在可惜了這般花容月貌。

何音的屋子在裡邊，沈緒一行人就近選擇了芮毓住的屋子，就著微弱的月光看到一張竹席，沈緒一下失了力氣，重重倒了下去。

楊威不由得發出驚呼，「殿下？」

芮毓抱著竹籃走近，被幾個穿盔甲的凶狠男人攔住，她委屈地皺了皺眉，扭頭看向赫北。

赫北一愣，解釋道：「是這樣的，我們公子不喜旁人靠近，所以今晚勞煩姑娘去其他屋子歇息。」

芮毓卻是搖頭，這個人受傷了，要包紮，而且他中毒了，還要治病。

楊威這才注意到芮毓手中抱著一竹籃的草藥，頓時像遇到活神仙一般兩眼放光，兩步走上去，握住芮毓的肩，問：「姑娘可是懂醫，會治病？」

芮毓艱難地點了點頭，肩膀好像要被捏碎了。

楊威立刻退散圍在沈緒身邊的眾人，忙將芮毓請過來，巴巴的望著她。

芮毓慢條斯理地坐在床邊，不慌不忙地打量起沈緒，方才沒有看清，如今一瞧，這張臉可真是好看，她湊近了身子，將這如鬼斧神工般的精緻五官納於眼中，心中越發的高興。

這麼半晌，楊威急得直跳腳，催促道：「姑娘！」

芮毓被打斷思路，這才從竹籃裡挑挑揀揀，找了一包藥草放在鼻尖聞了聞，唔，是這個。

確認後，她伸手就要去揭沈緒長衫，卻被床上的男人一下擒住了手，他目光幽黯地望過來，神色不善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芮毓睜得眼睛都酸了，沈緒這才忽然手一鬆，兩臂垂在身側，示意芮毓可以動手了。

只一會兒功夫，芮毓包紮完，在纏了好幾圈繃帶的地方摸了摸，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揚。

見狀，沈緒忽然覺得不對勁，她是第一次給人瞧病？可他沒問出口，而是將頭一歪，道：「什麼聲音？」

楊威等人靜下來仔細聽了聽，果然有聲音，窸窣窸窣，聽著怪滲人的。

燭火被點上，幾人這才看清屋子裡是個什麼情形，一時間驚得他們這些糙老爺們都直冒冷汗。

只見牆邊擺放著幾個籠子，其中一個籠子裡竟然是一條五尺長的蟒蛇，還朝他們吐著蛇信子！

有將士受不了，當場嘔了兩下，縱然見過不少刀光劍影，但他們不大欣賞得來這麼醜陋的龐然大物。

赫北也是看得目瞪口呆，雙腳不自覺退了一步，離這個貌美如花的姑娘遠一些。

在眾人匪夷所思的目光下，芮毓走到一旁，低身拍了拍蟒蛇的腦袋，那條看起來凶狠的蛇竟然乖乖低下頭去。

赫北嚥了嚥口水，頭一瞥，看到太子殿下眸中透露出一絲驚色，他心道：難道連太子殿下都被驚著了？

經芮毓這麼一安撫，其他的小動物們紛紛垂下腦袋歇息。

她起身走近床邊，立在沈緒身側。

因為被芮毓擋住了光，沈緒臉上投下大片陰影，他有些不悅，皺著眉頭道：「退下。」

退下……芮毓在心中默念了這兩個字幾遍，平日裡在山中只有師父同她講話，但

師父從來不說這兩個字。

芮毓從沈緒的表情中大抵猜得到，這是要她走，她不禁有些失落，他不打算同她多說幾句話嗎？

芮毓伸手在沈緒身下扯了扯，牽動了他的傷口，頓時疼得他倒吸一口氣，正要說話，就見那姑娘從他身下拉扯出了一件……外裳。

原來他壓住人家姑娘的衣物了！

沈緒恍然，目光瞥向站在不遠處看到的眾人，見他們偷笑，可隨即被他一記眼神瞪得閉上了嘴。

然而芮毓抱著衣裳也沒走，還是立在那兒。

沈緒眉間隱隱透出不耐，正要叫楊威將人拖出去，一抬頭就見她盯著他的腰間出神。

他低頭一看，伸手碰了碰腰間的令牌，就見身側的姑娘眼睛隨著他的動作眨了一下，他皺起眉頭，道：「楊威，腰牌拿出來。」

楊威身上掛的腰牌是古銅色的，上面寫著「季」字。他將腰牌奉上給沈緒，結果沈緒抬手就丟給了芮毓。

沈緒道：「拿走。」

楊威恍惚地看著被丟在芮毓手中的腰牌，伸手想拿回來，但看了眼沈緒，歎聲算了，反正現在這玩意兒也用不著，等回了平城再造一塊，這個留在一個啞巴這兒，也算不得什麼。

可芮毓卻並不要楊威的腰牌，她嫌棄地睨了一眼，一把丟在了床頭，直勾勾地盯著沈緒腰間那塊金燦燦的令牌，月光投在上邊，好像還會發光，很漂亮。

赫北看不過去，提醒沈緒說：「殿下，人家姑娘想要您那塊，您就給了唄，怎麼說也是救命恩人，以身相許不行，一塊令牌還是送得起的。」

沈緒冷眼瞧他，半晌未作答，思慮良久，伸手一勾，將令牌解下丟在一旁，隨後側身閉眸。

他們都曉得，殿下這是沒耐心了。

可芮毓卻覺得，這個男人好像不願把這個漂亮的東西送給她，心下有些難過，不過她還是撿起了這塊金閃閃的東西，好奇得一邊打量一邊離開屋子，去師父房裡睡，只是當她看見牌面上刻著的「宮」字，腳下一頓，只覺得好生眼熟。

等人走遠了，沈緒睜開眼，沉聲道：「查。」

楊威立馬應下，其實就算沈緒不說他們也是要查的，畢竟如今正是存亡絕續之際，哪怕是山中一個弱女子都不能小瞧，而且依太子的性格，方才沒有殺了那姑娘已實屬難得。

又商量的後續事宜，隨行的幾人才退出屋子，在屋外守著。

屋內靜了下來，窸窣窸窣的聲音也就越發明顯，沈緒想起方才她拍著蟒蛇腦袋的動作，唇角不禁扯出一抹笑來，膽子很大。

後半夜，沈緒怎麼也睡不著，竹林潮濕，他傷口隱隱發癢，再加之這張床上都是

女子的馨香，鑽入鼻尖，讓人惱火得很。

是以，就這麼挺了一夜的沈緒第二日面色鐵青，連楊威、赫北都不敢招惹他，匆匆退下說去辦事。

芮毓端著托盤走來，若是昨日夜間還有些看不清，現在青天白日，她的姿容是如何出眾顯而易見，只是那身洗得褪了色的衣裳配上沈緒的令牌，實在違和。

沈緒見了也是眼皮一跳，看到自己的令牌掛在女子的腰間，心中有說不出來的不悅，但畢竟是自己送出去的，便也沒說什麼。

反倒是芮毓眼前一亮，看到這樣好看的男子，便忘了昨日他捨不得將這塊東西送給自己的小氣行徑，朝他甜甜一笑，端上一碗粥，舀了一湯匙，將勺子抵在沈緒嘴邊。

沈緒絲毫不領情，反而有些惱怒，撥開芮毓的手，沉下臉道：「出去。」

芮毓咬著嘴唇，長這麼大何曾遇見過這麼凶的人？她垂下腦袋，細長的眼睫毛一顫一顫的，看起來讓人心生憐惜。

芮毓不會打理頭髮，也不會梳書中那樣好看的髮髻，平日裡都是隨便找根斷枝一插就算了事，這會兒垂著腦袋，滿頭青絲垂下，看得人移不開眼。

赫北進來時便看到這樣的情形，心中一緊，哎呀，太子殿下不是惹怒了人家姑娘吧？

他小心翼翼地踱步走近，神情異常地柔和，笑道：「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們公子愛吃果子，不愛喝粥。」

聞言，芮毓抬起頭，雙眼亮晶晶地，扭頭就往外走。

赫北看著她出了門，這才斂了笑容，對著沈緒道：「山下來了一隊官兵，是來找殿下的，平城滿大街全是緝拿殿下的告示，康廉王還給殿下冠上了殺君弑父的名頭。」

沈緒不以為意地笑了笑，這都在他預料之中，不過沈廉也只能走到這一步了，剩下的，他來走。

赫北為難地皺了皺眉頭，「殿下，既然如此，我們還需在山上住一陣時日，您還是對那姑娘好一些吧。」

一聽這話，沈緒臉色變得難看起來，可沒等他說話，赫北就說——

「我看小姑娘人挺好的，要不然您裝個病，我們好多留一陣子。」

聞言，沈緒的臉色更難看了。

屋內的人還說著話，方才出了屋子的芮毓已經穿過一片竹林，就見她胸前抱著一包袱東西，腳步輕移，繞過門外的將士，還朝他們揚了揚嘴角，推門再次踏進原本屬於她的屋子。

屋外，那些沒見過多少女子的男人被她這一笑引得彷彿全失了魂似的，都咧嘴笑著。

芮毓一進屋，手一撒開，用方巾包裹著的果子盡數落下，一顆一顆砸在沈緒身側。

赫北面露訝異，他只是隨口一說，沒想到還真有，生怕太子殿下生氣，他匆忙道了一句，「殿下想想屬下說的話，畢竟人在屋簷下……」說罷便跑了。

門外，楊威靠在竹籬笆上，搖頭笑道：「說不準，殿下這會兒心裡正想著要不要殺了這姑娘，直接霸佔這間竹屋，豈不是更快？」

赫北，「……」

第二章 好看的男人走了

屋裡，芮毓撿起一個果子在手心搓了搓，覺得乾淨了，便遞給了沈緒，她眼中透著細碎的亮點，像是十分希望他收下一般。

被這樣看著，沈緒也不自覺地伸手接過，咬了一口，差點酸得他翻下床來，得十分克制，才沒讓他拔起劍劈死面前的姑娘。

芮毓跟著咬了一小口，卻全然沒有覺得酸，反而吃得津津有味，沈緒見狀，不由得一頓，低頭看剩下幾顆果子，心想，難道他拿到的是酸的，而她手中是甜的？芮毓不知他心中所想，手一伸，將不遠處的小板凳拉到跟前，乖巧地坐在沈緒身側，仰頭看著他，像一隻幼犬一樣。

兩人互望一陣子，沈緒眉頭緊蹙看著芮毓，瞧見她的眸光一點一點暗淡下來，直到全部消失，他仍不知道她這是何意。

芮毓著急地仰頭看他，似乎有話要說，可張了張嘴卻說不出半個字，最後只好苦惱地放棄，伸手抓住沈緒的袖子，認真盯著沈緒，試圖讓沈緒明白她要做什麼。只是一炷香過去，芮毓眼珠子都轉累了，也沒能有半點進展。

芮毓不免有些失望，兩年前，她在山中撿了個男子，那男子同她說了許多山下的趣事，只是他傷好沒多久便走了，所以昨晚見到沈緒，她是又驚又喜，連小板凳都準備好了，卻不見這人有要說故事的打算。

她長吁一口氣，失望地看了沈緒一眼，兀自走向籠子那端，拿著白瓷瓶裝的藥粉，給這些受了傷的動物上藥。

沈緒看到蹲成一團的女子，眼中神色晦澀難辨，心不在焉地動了動方才被她抓過的衣袖，這時，他鼻翼一動，彷彿聞到有一股藥香竄了進來。

很顯然的，芮毓也聞到了，她忙起身小跑出去，滅了爐火，小心翼翼地打開紫砂壺的蓋子，一股熱氣直往上冒，藥香味兒越發濃郁。

她倒了一小碗湯汁出來，只剩一點紫桑葉了，要再去山上採一些回來才行，只是……她委屈地癟了癟嘴，他會不會也治好病就走了？

聞著藥味越來越近，直到那碗黑漆漆的湯汁端到他面前，沈緒一雙好看的眼睛微微眯起，驀地想起在東宮時，御膳房送來的一碗碗湯汁，美其名是補身體，呵……芮毓將碗擱下，不知從何處掏出一把小刀，捉著沈緒的手便想割下去，可身後忽然竄出一道身影抓住她的手，是楊威。

楊威雙眸迸出一道精光，凶神惡煞的模樣怪嚇人的，語氣不善道：「姑娘想做什麼？」

芮毓掙了掙，想也知道手腕定是又紅了，昨日她被楊威一握肩，兩肩便一團粉紅。沈緒不知看出了什麼，難得打斷他，「楊威，放手。」

楊威愣了一下，「殿下？」

沈緒側身朝芮毓招了招手，「過來，繼續。」

芮毓委屈巴巴的揉了揉手腕，這才又執起刀，乾脆俐落地在沈緒指尖劃了個口子，伴隨著楊威一聲急喊，兩滴血滴落下來，但不過片刻，楊威就看傻了眼，這血怎麼是黑的？

他擰著眉頭想了好半會兒才反應過來，忙問：「殿下中毒了？」

沈緒沒搭理他，指著那碗湯藥問芮毓，「所以，這是解毒的？」

見他終於明白自己的意圖，芮毓十分欣喜，重重的點了兩下頭，目光殷切的看著他喝光藥汁，之後她接過藥碗，下意識給沈緒掖了掖被角，又在他頭上輕拍兩下，這才轉身離去。

楊威傻眼了，目瞪口呆地看著芮毓這一連串動作，觸及到太子殿下陰沉的臉，他一溜煙就從窗臺跳走，以免自己受到波及。

如今的平城風雲莫測，太沃帝駕崩，太子畏罪潛逃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各位皇子中，在朝中有威望的只有康廉王了。

說起來，康廉王要比太子沈緒更有名望，皇后是他的生母，而左相竇齊鳴是皇后的親哥哥、康廉王的親舅舅，有這樣龐大的名門望族做靠山，再加之沈廉野心頗大，很難沒有建樹。

都說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但現在太沃帝剛剛駕崩，太子一事又沒有定論，就算有人有心推沈廉上帝位，也不到時候，於是各退一步，簇擁沈廉拿到監國權，也算是半個皇帝了，竇皇后又垂簾聽政，可說整個大楚已是竇氏的天下。

沈緒強撐著身子坐起來，將幾個竹籤丟在案桌上，第一支，便是左御史王耀。

楊威與赫北一左一右站著，對視一眼。

楊威先說：「殿下的意思是殺了王耀？」

左御史王耀是沈廉的人，殺了也挺好的，這樣沈廉在朝中便少一人支持，右御史周大人的日子也能好過些。

沈緒凝眉，將竹籤刻字的那一面反過來扣在桌面，「請王大人的妻女出城遊玩一陣，待風頭過了再接回來，切記好生待著。」

兩人頓時恍然大悟，與其殺了，不如留著自己用。

這時，芮毓又端著藥味十足的湯藥進來，楊威一下便想起她昨日的動作，拉著赫北就退下。

待沈緒喝完藥後，芮毓忽然從袖口掏出一個球來，她眼眸亮閃閃的，一臉粲笑，然後拉沈緒起身。

沈緒一下沒留意，扯到了傷口，不禁皺了下眉頭。

芮毓帶著他到一個籠子旁，她彎腰將鎖落下，兔子一下跳了出來，就見芮毓把球扔得老遠，那隻兔子立刻蹬著小短腿就跑去撿，沒一會兒就叼著球回來了。

芮毓揚了揚頭，把球遞給了沈緒。

沈緒握著那顆已經看不清原色的球，扭頭說：「自己玩。」

這兩日他算是看出來了，這姑娘不僅是個啞巴，腦子也同尋常女子不一樣。

聽楊威帶回來的消息，山下的村民說，落雲山確實住著一對師徒，師父是個女大夫，醫術了得，還常常免費給村民瞧病，可那個徒弟自搬進落雲山起，村民們就沒見她下山，應當有七八年了。

曾有些上山採藥的人特意來見過，說長得像仙女下凡似的，可惜不會說話，口耳相傳，便成了落雲山住著個啞巴神女。

從小就關在山上，便覺得什麼都是好玩的，大抵是沒見過真正好玩的東西，連條蛇對芮毓來說都是好玩的。

想著，沈緒忽然側身問：「名字。」

芮毓聞言，拿手指了指自己。

沈緒輕輕點頭。

似乎是難得有人問她的名字，芮毓很高興，從案桌上抽出一張宣紙，執筆的姿勢很端正，是被教過的，她落在紙上的兩個字，清秀端莊，比她的相貌要含蓄內斂許多。

沈緒蹙眉，「芮毓？」

原來從旁人口中說出來，她的名字竟這樣的好聽，芮毓高興壞了，也不記得要逗兔子，整個人蹦到沈緒身側，挽著他的手，神采奕奕的點頭。

沈緒怔了一瞬，抽出手臂，淡淡瞥了她一眼，「知道了。」

芮毓見沈緒對兔子不感興趣，在屋中踱了幾步，拿出角落裡一個鏤空瓶子往他面前湊了湊。

是螞蚱，她前些日子在草叢裡抓的。

沈緒抿著唇，從她身邊走開，可長衫卻被人從後面扯住，小姑娘力氣很小，只稍稍扯了兩下便沒有再動。

沈緒的不耐煩明明已經漲到胸口，且一轉過身去，看到那樣一張無辜單純的臉，火氣沒來由地消了大半，他耐著性子說：「想讓我陪妳一起玩？」

芮毓點頭，眼中有細細碎碎的希冀。

沈緒以為她說的玩便是像方才一樣逗逗兔子，又想起赫北說的，人在屋簷下，何況她還能解他身上的毒，陪她玩一玩也無妨，如此想著，便點了點頭。

見他答應了，芮毓很高興，撒嬌似的抱住沈緒的手臂，比方才用的力氣還大，未施粉黛的小臉貼在他臂上蹭了蹭。

沈緒一本正經地推開她的腦袋，皺眉道：「不要靠過來。」

透過窗子將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楊威、赫北都傻眼了，待回過神就忙背過身去，兩人輕輕舒出一口氣，半晌驚覺自己活像做了賊似的，明明就是太子殿下自己沒關窗。

沈緒俯身撿起球，正要陪芮毓一起逗弄兔子，那兔子就被芮毓給鎖進籠子裡了。

他笑了笑，「不玩了？確實沒什麼好玩的。」

芮毓搖頭，手指向另一頭的蟒蛇，她又轉身去找方才丟在桌上的筆，將寫著名字的那張紙反過來，又寫上幾個字：抱牠出去曬太陽。

「……」沈緒黑了臉，他一手壓在腹部上，「有傷。」

芮毓這才想起來，失落地丟下筆桿，扭頭盯著那在吐信子的蟒蛇看，這可如何是好呢？

沈緒吸了口氣，喚道：「來人。」

屋外立刻便進來了兩三個人，詢問：「殿下？」

沈緒面無表情地吩咐道：「把這條蛇搬出去。」緩了緩，他又補充一句，「要在有太陽的地方。」說完，他扯了扯嘴角，心道：真荒唐，給一條蛇曬太陽。

竹林中能透進大片陽光的地方很少，只有泉邊那一寸地，兩人一蛇擠在此處，頓時生出一絲詭異的氣氛。

楊威看芮毓搬了兩張板凳過來，便問：「姑娘可是要公子一同在這兒？」

芮毓點頭，曬太陽對身體好，他該曬太陽。

楊威抬頭瞄了沈緒一眼，撒開手，退到一旁。太子養尊處優，平日裡稍微有點日頭都會有人打著傘，這樣讓他在陽光下曬著，真是想都不敢想。

旁人不敢想，沈緒自然也不會想到，他有生之年竟然同一條蛇和一個啞巴一起曬太陽？

他不肯坐下，芮毓便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在空中揮著寫下一個字：好。

楊威忙說：「殿下，屬下看出來了，姑娘寫了個好字，應當是說曬太陽對身體好。」

芮毓一聽，重重地點頭，拍了拍板凳，像個十足的小傻子。

而那蟒蛇吐著信子，也仰頭望著沈緒。

就在眾人外加一條蛇的矚目下，沈緒緩緩落坐，閉眸，一聲不吭。

赫北定睛一瞧，殿下這是吃癩了嗎？

大清早，沈緒還在休息，門外倒得四仰八叉的季家軍倒是陸陸續續醒了。

院子菜地裡蹲著一小團身影，陽光打下來像隻會發光的小獸。

楊威看得出了神，半晌後搖頭感歎，也難怪村民說是神女，不食人間煙火的模樣加上空靈的氣質，怪不得殿下沒直接殺了。

察覺到有人在看自己，芮毓扭過頭看去，見到是楊威，倩然一笑，朝他招手。

楊威扶著腰間的大刀走近，探頭一看，芮毓抓著滿手的蚯蚓，甚至因為太大力握著有些蚯蚓已經成了兩節，在芮毓手中蠕動……

他一下變了臉色，「姑娘這是？」

芮毓沒答，抬手將這些捉住的蚯蚓遞給楊威。

楊威握著刀的那隻手略微一頓，好噁心……

裡頭，坐在竹板上的幾個士兵看到楊威進來，正要打招呼時，望見他手中的蚯蚓，全都一頓。

只見楊威滿臉扭曲地將蚯蚓甩進竹簍裡，他轉身問：「姑娘要做什麼？」

芮毓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，當然是煲湯喝啊，他們從來沒有喝過嗎？師父說過，蚯蚓燉湯最有營養，而且，易上手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芮毓操起一把菜刀，毫不猶豫的在砧板咚咚咚地剁了幾下，方才

經過楊威手的那幾隻蚯蚓一下便成了泥，掙扎的扭動過後便再無動靜。

季家軍看傻眼了，下意識地嚥了嚥口水。

芮毓熟練地給方才剝成泥的食物添加調料，攪拌過後扔進燒開的水中，沒一會兒，那水便滋滋作響，一股不可言喻的味道飄了出來。

芮毓滿意的點點頭，轉頭朝著眾人笑。

有人低聲問道：「這是要……」

楊威下意識扭頭，從竹門的縫隙看到還在歇息的沈緒，不由得替他捏了把汗。

果然，當湯滾了，芮毓便倒了一碗出來，接著端著那碗深棕色的湯汁去了沈緒的屋子。

眾人面面相覷，有人問：「將軍，要不要攔下來……」還沒說完便看沈緒已經往嘴裡送了一口湯。

屋外的一眾人一陣惡寒，條地閉上了眼，他們雖是在外求生的糙人，但季家軍的待遇極好，除了在身體上受些磨練之外，吃食上倒是頓頓富足，更別說有吃蟲子的經歷了。

沈緒在芮毓的注視下飲了兩口湯，眉頭微微蹙起，沉聲道：「換藥方了？」

芮毓眨了下眼睛，搖頭。

沈緒將碗往前微微一遞，「那這是何物？」

芮毓抬了抬手又不知如何表示，便提步出去，小跑至灶前，捏起一小段方才沒扔進鍋裡的蚯蚓屍體，準備拿進去給沈緒看。

楊威忙在外頭攔住她，低聲說：「姑娘不可。」

芮毓不解的撥開他的手，仰頭看他。

楊威卻不知如何說是好，才思索了一會兒的功夫，芮毓便沒了耐心，繞過他往裡頭走。

果不其然，裡頭傳出一聲重響，沈緒神色難看地將碗重重落在桌上，一副想吐吐不出來的樣子。

芮毓還想勸他喝，便尋了宣紙，寫了個「補」字。

沈緒臉色更難看了，「妳是說，這東西補身體？」

芮毓點頭。

沈緒氣得緊緊閉上了嘴，那噁心的味道卻在口中縈繞不散，補身體的東西那麼多，人參鹿茸哪個不比蚯蚓強？沒見識！

可沈緒哪裡知道，這種家門口一抓一大把的東西，要比人參鹿茸好找得多。

芮毓見他實在不肯再喝，一臉可惜地把碗端了出去，也不由得輕聲一歎，原來給人治病這麼難，平日裡她照顧蛇鼠蟲蟻，給什麼吃什麼，哪裡像這個好看的男人這般挑剔。

雖然是這麼想著，但她想像師父一樣好好照顧病人，這個男人不愛喝有苦味的湯藥，那就去給他摘幾個甜果子。

於是，芮毓本著願治病救人、關愛病人的心，跑去竹林外的一片果園摘了幾個桃子，滿心歡喜的送給沈緒，卻見沈緒仍然黑著臉，怎麼也不肯收下。

芮毓急了，忙在空中揮出個字：甜。

楊威上前，左右端詳那幾個桃子，這才說：「殿下，是真的桃子。」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。

鬧了這麼一齣後，沈緒接下來除了芮毓端來的藥，其他什麼都不肯用，就連飯食都是季家軍自己上山摘的果子還有打的野兔。

夜裡，季家軍圍著火烤剛打下的野兔，肉香味飄得到處都是，但因著他們之前給沈緒送過烤肉被芮毓撞見了，惹得芮毓狠狠瞪了他們一眼。

病人，不能吃烤肉。

所以這一次，芮毓守在窗下看著，不讓他們再給沈緒送吃的。

士兵探頭瞧了瞧，果然看到門邊一抹白色布邊還在，搖頭說：「這個姑娘不會餓著殿下吧？趕明兒回了平城，萬一……」

赫北忙擺手笑道：「我看這姑娘醫術高明，殿下前兩天血色還是黑的，今日就正常了，身子也好多了，都多虧了這姑娘，我看要是能將她帶回平城，留在殿下身邊照顧也是極好的。」一個啞巴，實在是再安全不過，況且這姑娘心性單純，也不會加害殿下。

季家軍聊著聊著，便聊到了往日在北地軍營的日子，從徵兵到選為季家軍，聊得繪聲繪色的。

芮毓睜大眼睛仔細聽，因為聽不清還將位置往外挪了挪，整個人暴露在門前。

赫北微微一頓，朝芮毓喊，「姑娘可要過來一起聽？」

芮毓猶豫了一下，拍了拍沾上灰的衣襟款款走去。

幾個大男人忙讓出位置給芮毓，有幾個靦腆的紅了臉，他們這輩子還沒見過長得這樣美的女子呢。

幾個男人說起從北地到平城的趣聞，逗得芮毓輕輕抿著唇笑，偶爾露出潔白的牙來，笑得一群人跟沒見過女子似的。

沈緒撥開珠簾看得分明，那小丫頭大眼睛忽閃忽閃的，被逗笑時又彎彎的，承載著滿滿對平城與北地種種事蹟的好奇，那雙眼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。

芮毓起身從土裡摸出幾個土豆分給眾人，扔進火堆裡烤著吃，撒上些辣椒籽滋味兒更濃郁了。

沈緒鼻尖微動，雙眸陰森森的望向熱鬧的那處，最後珠簾一抖，被重重垂下。

屋內的人繼續躺著，閉目養神，腦子卻盤算起未來，平城的事進展到哪個地步了？算算日子，差不多該走了。

想到這，他忽地一笑，竇皇后、沈廉，還有他們大楚的左相……

他們是如何處理父皇的屍體呢？那把插入他胸中的箭，應當成為太子弑父的重要證據了吧，太醫也不會查出父皇死前便中了毒，皇后倒是摘得乾乾淨淨……

沈緒微微彎起了嘴角，這該如何是好。

平城，皇宮。

今日的天兒陰沉沉的，像是有陰霾籠罩在皇宮上空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端坐在寧聖宮正殿的女子臉上描著仔細的妝容，但細瞧還是能瞧出眼下幾縷細紋卡著脂粉，她臉色嚴厲，身旁坐著的人神色也如出一轍。

竇皇后屏退了眾人，這才說：「都幾日了還未找到他，連屍身都沒有！」

沈廉稍稍偏了頭，不屑道：「沈緒用了兩年母后送的藥，如今正是藥效發作的好時候，指不定在路上便不行了，鎮北侯派了人護他，說不定屍身被運往北地了。」

鎮北侯是沈緒的舅舅，如若沈緒出了什麼不測，他也不會讓沈緒的屍體落入竇氏一族，任由竇氏安上畏罪自殺的罪名，坐實了謠言，便宜了竇氏一族。

這麼一想，沈廉的猜測倒是有幾分可能。

竇皇后鬆了口氣，「罷了，你也退下吧，如今朝政都是你在處理，便別在本宮這兒耗著了。」

沈廉垂頭道：「是，母后歇息，兒臣告退。」

竇皇后一心想扶持沈廉當皇帝，期望他能在這段時日裡好好處理政務，做出點政績來，卻不知自沈廉監國後，朝局動盪，連帶著宮外都出現了騷亂。

朝中無君，亂的先是各個府衙，就連平城的衙門也不例外，搜刮民脂的事比比皆是，但又不好在城中太過放肆，便尋了大小村莊動手。這些村民又從未見過大官，一個個被嚇得將所有家產都拿了出來。

楊威奉命搜集情報，正打算悄悄從小路上山，便瞧見一行官兵大刺刺地走著，害他以為是行蹤暴露，著急上山稟報，卻看見一婦人跪倒在官兵面前，哭喊著要搶回包袱，被官兵一腳踹倒在地，楊威這才反應過來，站在一旁看了許久，最後憋著一肚子火上山去。

然而他義憤填膺講完一大通話，面對著窗戶的沈緒只從喉嚨裡擠出一聲，「嗯。」

楊威被噎了一下，「殿下，咱們就這麼放著不管嗎？」

當初太沃帝在世時，日日只知飲酒作樂，朝政大半都落在左相手中，太子不能出宮，都是讓楊威等人搜集情報呈上。

每每看完情報，沈緒雖未說一字，他們卻能真真切切感覺到，這個太子心繫百姓，是登上帝位的最佳人選，如若不是這樣，鎮北侯也不用費盡心思要護他性命。

沈緒偏頭道：「王大人的妻女如何了？」

楊威笑道：「殿下遠見，王大人雖氣惱，但也不得不從，他還送了個消息，說康廉王欲出兵金陵，說是要收回七年前被金陵強佔的楚地。」

沈緒眸光晦暗，冷冷地道了一句，「不自量力。」末了，他才吩咐，「讓他們卸了盔甲，今日進城。」

這裡話才剛說完，門外發出咔嚓一聲輕響，楊威立馬蹙起眉頭，反射地就想將賊抓過來，可一打開門，就見小姑娘皺著眉，委屈巴巴的站在那兒，眉毛皺得都快碰到眼睛了。

芮毓小步走上去，人只到沈緒肩頭的高度，她不得不仰頭去看他，她伸手捉住他的衣袖，像隻小獸一般，眼睛濕漉漉的，用臉頰蹭了蹭他的袖子。

楊威朝沈緒道：「屬下告退。」說罷，急吼吼地帶上門出去。

芮毓用臉蹭不夠，直接雙手環在他腰間，極為親密的靠在他身上，眼底波光粼粼的看著他。

沈緒渾身一僵，毫不猶豫地提著她的後衣領將人扯開，嚴肅道：「妳師父沒有教過妳男女有別？」

芮毓歪著頭想了想，師父教過的。男子與女子的身體構造不同，生理習性也不同，可用藥物也不同……

眼見她走了神，沈緒鬆開她的衣領。

芮毓回過神來，不大能聽懂沈緒說的話，依舊要抱著他使勁兒的蹭，真真像隻小獸。

沈緒頓了頓，沒立刻推開，而是問：「不想讓我走？」

聞言，芮毓大眼睛裡盛滿欣喜，點點頭，再點點頭。

沈緒將纏在他腰間的手撥開，抓在手中頓了一下，這麼柔若無骨，彷彿一折就會斷似的，察覺到自己出神，他皺了皺眉頭，鬆開芮毓的手，又問：「想下山嗎？」

芮毓看著他，眼眸從期待到失落，最後垂下頭，絞著手指不回答，半晌，走到一邊坐下，逗弄起兔子來。

師父說，山下不好，不能下山，她要聽師父的話。

沈緒抿著唇，也沒再糾結這個話題，只是心下不可察覺地劃過細微的失落。

他輕輕搓了搓方才握過她的手心，似乎還留有女子的餘溫和馨香，可再一想平城的局勢，他便將所有心思都壓了下去，面上又是一副清冷的模樣。

屋外窸窣窸窣的，是季家軍在準備下山了，芮毓蹲在角落玩著籠子外的一把鎖，心中越發失落起來，眼眶紅紅的，像是被誰欺負了一樣。

她忽然站起身，從竹籃裡拿了兩包藥塞給沈緒。

沈緒握著那兩包草藥，問：「解毒的？」

芮毓難過地點點頭，他體內只剩餘毒未清，倒是不礙事，她甚至壞壞地想，早知道不治病了，他便能一直躺在床上陪她玩了，可隨後她又甩了甩腦袋，自己怎麼能這麼壞？

沈緒按住她的頭，「我再問一次，要不要跟我下山。」

芮毓猶豫了一小會兒，最後還是搖頭，咬著唇又蹲在角落裡。

沈緒沒再問這個問題，直到季家軍整裝待發，沈緒領著一眾人要下山前，兩人都沒再說過話。

等到屋外徹底沒了動靜，芮毓悄悄探出頭，果然外頭已經沒人了，她跑出屋外，正好看到他們穿過竹林的背影。

芮毓扶著一棵竹子，幽幽歎了口氣，好看的男人走了。

第三章 一日改形勢

竹林茂密，若不是楊威來來回回上下山多回，恐怕也沒這麼順利從這林子中出去，只是還未到達出口，一行人便在竹林與一女子相遇。

這個地方人跡罕至，忽然出現一個人，就算是女人也夠讓他們警鈴大作了。

楊威立刻拔出刀來，卻見那中年女子目光放在另一處，他扭頭看去，只見太子殿

下也直直回望著她，兩人像是舊相識。

何音不覺有些緊張，背著背簍的肩都不自覺抖了兩下，她故作鎮定問道：「幾位可是路過？」她指著方才來的方向說：「順著這條路可以下山。」

沈緒未動，旁人自然也不敢動。

何音說完這話便要匆匆離開，但沈緒那雙像狼一般的眼睛盯著她，還是開口道——

「何大夫，別來無恙？」

何音早前曾在平城內住過一些年頭，因為免費開了間鋪子替人看病而得了個何仙姑的稱號，當時沈緒的老師芮太傅與何音是至交，沈緒偶爾出入芮府，倒是常常見著何音，芮太傅甚至還讓何音給他瞧過病。

何音年輕時是城中有名的美人，人到中年也依舊頗有韻味，但沈緒記得她卻不止是因為這個。

八年前芮太傅病逝，沒多久，芮夫人便帶著半數家產改嫁給當地首富，而年僅七歲的芮小姑娘卻不見了，隨之一同消失的，便是名動平城的何仙姑。

沈緒不敢相信地握緊拳頭，下意識朝後看去，那座竹屋還依稀可見，驀地，他心下浮現一張臉，像小獸一般靈動的眼睛，面上是被關在山上數年、見到陌生人時欣喜的模樣。

沈緒心中一陣壓抑，沉下臉說：「芮毓是老師的女兒，是不是？」

何音也一併沉下臉，「當然不是，殿下在想什麼！」

聞言，沈緒笑道：「何大夫現在認得我了？」

何音一怔，無話可說，兩人面對面而立，半晌後她才說：「殿下如今自身難保，草民自然不願與殿下有牽扯，至於芮毓，確實不是芮太傅的女兒。殿下想想，當年芮青山不願娶我，哪怕是做妾他也瞧不上我，我何苦去撫養他的女兒？」

一陣靜默過後，沈緒只是說：「今日，何大夫就當沒見過我，我放妳走。」

何音謝過他之後，腳步匆匆地離開了，沈緒也未作久留。

楊威仍不放心，「殿下，要不要屬下來處理，萬一她洩露出去……」

「不用。」沈緒凝眉淡淡道，當年若不是老師讓何大夫替他調養身體，恐怕在那吃人的地方，他也沒今日這身子骨同沈廉鬥了。

然而當一行人走到半山坡時，沈緒倏地停下，扭頭看向來的方向，已經見不到竹屋了。

他驀地一笑，何音說的，他可半個字都不信，「去將芮毓的身分查清楚，尤其是同芮太傅的關係。」

楊威、赫北皆是一怔，他們聽說過，太子殿下八年前有個老師，是朝中無要職的芮太傅，那時還聽侯爺說這個芮太傅待太子極好，是可用之人，只是沒多久太傅就病逝了。

山上那姑娘同太傅有關係？芮毓，芮太傅……

楊威、赫北兩人渾身一凜，互望一眼，默不作聲的應下了。

沈緒斂眸沉思，其實他見過太傅的女兒，但當年他不過十一，而芮小姑娘才六歲，

小屁孩的模樣，就算長大了他也是認不出的，再者，若芮毓真是老師的女兒又怎麼是個啞巴呢……

此次下山，沈緒一行人未隱藏蹤跡，就從暴露在落雲村最明顯的路口下的山。這幾日村裡來了不少外人，都是些欺壓百姓的，是以見到他們紛紛逃竄，還以為又是昨日那夥人，直到幾人出村，在村口與官兵撞上。

那為首的一人身著官服，手上還拽著一個妙齡女子，那女子哭得梨花帶雨的。沈緒未置一詞，只是往那兒站著，便透出渾然天成的壓迫感，如這幾日平城的天一般。

赫北往前跨出一步，手扶在腰間的大刀上，那刀柄上的季字明顯得很，偏偏這些官兵什麼都沒想起，反而問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，可是村中人？」

問完話，官兵自己都覺得應當不是，為首的這個男子模樣雖然年輕，但氣質不容小覷，應當是外來人。

赫北緊握刀柄，反問道：「你們是哪個衙門的？」

幾個官兵面面相覷，忽然有些怕了，心想這些人該不會是朝廷要員吧？到時候別參他們一本，那他們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，於是幾個人支支吾吾的不肯說。

一直不開口的沈緒負手而立，悠悠地道：「普通縣衙的官服簡陋，只有平城內的衙役方能穿這樣精細的官服吧。」

那幾人聽得渾身一凜，都低頭去看自己的官服。

沈緒又說：「看來都過得太舒坦了，竟幹出搜刮民脂、強搶民女的勾當！」

他的一聲厲喝，嚇得那拽著女子的官兵立馬鬆了手。

那女子會看眼色，知道沈緒這夥人可能保護她，立馬躲在了他身後。

官兵哆嗦著指向沈緒，「你、你你何人，別多管閒事！」

他們這次下山本就為了暴露蹤跡，要讓世人知道太子還活著，是以沈緒習慣性往腰間一摸，想將宮牌拿出來，但他手剛觸到腰間便是一愣，東西在小啞巴那兒呢。

他微微偏頭，「赫北。」

赫北會意，將季家重的腰牌獻出。

那群衙役看了許久，一時半會兒不知道這季字的令牌出自何處，直到身後有個小衙役嘀咕道：「莫非是北地的季家軍？」

幾人大駭，屁滾尿流的落荒而逃，只是他們還不知，季家軍護的是何人，到了城中也只是上報說在落雲村遇到了季家軍的人。

這一層層往上傳，終於傳到沈廉耳中，只有他見過沈緒與季家軍的人在一起，所以也只有他知道，衙役說的那夥人裡一定有沈緒！

沈廉雙眼佈滿血絲，沈緒沒死，居然還沒死！

那群人走後，方才被欺負的女子忙跪在沈緒跟前叩頭，她本也是村中人，前幾日，那群人只是搶一些值錢的玩意兒，沒想到如今變本加厲！

赫北看了沈緒一眼，見沈緒朝他微微頷首，他便走上前去扶起這姑娘，想了想還是道：「姑娘可知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那姑娘一臉懵樣，「應當是平城城中的衙役，方才聽公子那樣說……」這公子指的是沈緒，說著她還看了沈緒一眼，立馬紅了臉。

赫北輕咳一聲，假裝沒瞧見，繼續說：「準確說，那些是康廉王的人。」

村裡的人普遍不識字也不大關心朝政，但前幾日康廉王監國一事無人不知，畢竟這如同換了一個皇上，是以赫北說是康廉王的人，那女子立馬黑了臉，只說如今與太沃帝在時沒有不同，都是民不聊生，本還以為康廉王或許同他父親不一樣呢云云。

赫北見效果到了，也不繼續說，只丟下一句話，「今日救姑娘是恰好撞見，太子殿下還等著呢，告辭。」

女子聽得一驚，拉住赫北，好奇道：「你們是太子的人？」

赫北輕笑道：「是。」之後，別過那女子，走向了村口。

村外有馬車等著，幾人上了車便匆匆離開，趕往平城。

赫北見沈緒閉目端坐著，還是忍不住打擾他，「殿下，方才那樣講究竟有用嗎？」沈緒睜開眼，彎了彎嘴角，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可惜，父皇不懂，皇兄也不懂。」

不出幾個時辰，城內便傳出「太子沈緒實乃清白，弑君殺父的那人其實是康廉王，而現下康廉王追殺太子，太子未死，但下落不明」等等的一些傳言。

雖朝中還無人敢提及此事，可看沈廉的目光終究是不同了。

右相梁安一直憋到了快下朝，還是忍不住提了一嘴，「康廉王可聽說了宮外的傳言？」

一時間，朝中議論紛紛。

沈廉下了朝去給竇皇后請安，母子兩人都是一副吃了蒼蠅的模樣。

竇皇后拍桌，「你說沈緒還活著？」

沈廉目光陰鷙，「就算他活著，我也讓他死在宮外。」

剛下早朝，一群朝臣往宮外走，往日走得最慢的就是那個安平王沈卓北了，體態微胖，平日做什麼事都不緊不慢，無慾無求的，倒是讓人同他比較親近。

這時便有人來問：「王爺覺得宮外的傳言，可信不可信？」

沈卓北手搭在肚皮上，笑了起來，眼裡透出一絲精光，「不可信的，傳多了也成真了。」撂下這句話，他便乘馬車回他的安平王府。

下了車，護衛在他耳邊說了兩句，沈卓北臉色一變，腳步匆匆地往書房去，就見一男子落坐在窗下的軟椅上，劍眉微微蹙起，眸子也一併染上墨色。

沈卓北一頓，他這個侄子，是最像太祖皇帝的，他背手過去，「你小子膽子可夠大的，風口浪尖上來我安平王府做什麼？」

沈緒偏過臉，燭火的光落在他半邊臉上，硬朗俊美的面龐緩緩劃出一絲笑來，「皇叔近日可還安好？」

沈卓北斂了笑，走到桌前坐下，認真問：「你父皇究竟怎麼死的？」

沈緒也認真回他，「不是太子殺的嗎？」

沈卓北氣笑了，抖得鬍子一顫一顫的，「你小子，宮裡的傳言本王會信？」
沈緒只是扯著嘴角，「皇叔，父皇真的是我殺的，他胸前那支箭，是兩年前獵豹用的。」

沈卓北不應聲，一時間一室靜默，冷得嚇人。他思來想去，還是問沈緒，「你如今不去爭你的皇位，來我這個不沾朝政的王爺府做什麼？」

沈緒起身，負手而立，笑著問：「皇爺爺駕崩前不是給了皇叔一枚兵符？」

沈卓北瞪著小眼睛瞧他，這臭小子，早知道他不像看起來那般溫雅，卻沒想到這人如此臭不要臉！一來便要他的命根子，真是不見外！

兩人促膝長談許久，沈緒如願以償地接過那枚伏安軍的兵符，在沈卓北黑臉咬牙時，朝他道：「多謝皇叔。」

沈卓北沉聲問：「若是本王不給，你真要硬搶？」

沈緒毫不猶豫應下，「是。」

「那若是本王拚死也不給呢？」

「皇叔，我說過，父皇當真是我殺的。」沈緒笑著說，可眸中半點笑意都沒有，連嘴角都透著冷色。

見狀，沈卓北渾身一凜，雖是生氣極了，卻還是讚許道：「你比你父皇更像個皇帝，與你皇爺爺像極了，都是個沒心沒肺的。」

沈緒舉手作揖，朝他鞠了一躬，方說：「方才同皇叔說的，還望皇叔見諒，也望皇叔能助我一臂之力，畢竟民不聊生的大楚，也不是皇叔想要的。」

兩人抬頭，四目相對之際，眼裡都迸出笑意，在某些事情上達成了默契。

臨走前，沈緒在門外停了一瞬，扭頭道：「皇叔可否記得，八年前芮太傅病逝，他的女兒身在何處？」

沈卓北不知沈緒怎麼忽然提起這個，只皺著眉頭想了會兒，說：「說是被奶娘帶走了，也不知過得好不好。」

沈緒沉吟片刻，提步走了，腦子裡時不時想起那丫頭蹭著自己的腦袋，髮髻永遠梳不好的樣子，尋常人家的女子到她這個年齡，都恨不得將自己打扮成孔雀，偏她如此邋遢。

他搖了搖頭，將剩下的事吩咐給赫北，連夜趕回落雲村，在楊威事先買下的一處宅子裡歇息。

夜裡，所有人都不曾想到，今日還在朝堂上受眾人敬仰的康廉王，竟在夜裡被一隊伏安軍悄無聲息地包圍了整個王府。

伏安軍絲毫沒有驚動裡頭的人，悄悄地就將王府圍了個水洩不通，是以今日一早車夫打開門，嚇得半條命都沒了，這才匆匆去稟報沈廉。

伏安軍是太祖皇帝親自帶的兵，雖名義上比不過守在皇城的御林軍與看守皇宮的禁軍，卻是無人敢犯，哪怕是太武帝在時，也不敢從安平王手中拿回兵權，因為那是太祖皇帝親手所贈的。

如今伏安軍包圍康廉王府，誰敢說伏安軍以下犯上？此舉還正好證明了在外頭的

傳言，康廉王若是真的弑父，還追殺太子，此等大罪，確實該嚴懲！

赫北朝沈緒拱手一拜，笑說：「鎮北侯曾說，殿下幼時便佈局了得，屬下見識到了。」

沈緒輕合上書冊，偏頭問：「要你查的事如何了？」

赫北微微低頭，沉思片刻才道：「事情過去八年，許多線索都斷了。屬下找過芮府的奶娘，可她在三年前便已去世，那奶娘的子女說她從未帶幼女回去。但據說芮家姑娘肩頸有三顆並排的紅痣，這在當時還被道士算出是天降福星，這事許多在芮府當過差的都知曉。」

沈緒沉吟片刻，心中有了打算，芮太傅有恩於他，於情於理他都該將他的女兒帶回平城好生安頓，若不是……

是不是也該將她帶走？

竹屋外，芮毓一邊搗碎草藥，將它碾成汁，一邊時不時探頭往竹林那兒看一眼，然後又失落地扭回頭。

何音順著她的視線將目光落在竹林那，又想起那日見到沈緒那孩子，不由得心下煩亂，沒想到僅僅一日，他便能扭轉局勢，怪不得當年青山那般看重他，說他日後定是可造之材。

何音回過神，試探地問芮毓，「阿毓可是在等人？」

芮毓偏頭朝何音靦腆一笑，輕輕點頭。

何音沒再說什麼，只拿細綢緞將她今日沒梳起的頭髮綁成一個長馬尾，墜在腰間。芮毓聽話的立在那兒，也不動彈，任由師父給她紮頭髮，乖巧得很，待何音收了手，芮毓才轉身靠在她臂上，輕輕蹭了蹭，以示感謝與高興。

沈緒來時便看到這樣的一番情形，他沉思，原來這丫頭是習慣如此動作，根本無心什麼男女大防。

何音抬眸便看到沈緒站在臺階下，她一點都沒覺得意外，自那日他那樣問她時，她便知道他一定會再來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。

「殿下來了。」

芮毓一下來了精神，殿下？之前住在屋子裡的那些人，都喊他殿下，她猛地扭頭，果然看到了沈緒。

她那雙大眼睛頓時充滿喜悅之色，人直接就往沈緒那頭跑，到了跟前，輕輕扯住他的衣袖，又抑制著心中的喜悅，嘴角忍不住地往上揚。

她踮了踮腳尖，艱難的把臉貼著沈緒的臉蹭了蹭，要比一般時候更加親暱一些。沈緒依舊是一臉正色地推開她的腦袋，想說男女有別，但話到嘴邊卻嚥了回去，抬頭朝何音道：「我有話想同她單獨說。」

何音也看了他一眼，「阿毓不會說話，殿下同她能說什麼？」她說著便拉過芮毓，把草藥交給她，讓她去後廚煎藥。

芮毓雖不捨，還是聽了師父的話，一步三回頭的離開，生怕再一出來沈緒就不見

了。

沈緒似笑非笑地道：「何大夫在怕什麼？此次前來，不過是來謝芮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老師不是強調過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？」

提到芮太傅，何音一下變了臉色，又不想被沈緒看出不對勁，若她再攔著就過頭了，只好退一步，「那殿下快些說吧，不要在此久留，留的越是久，殿下走後她越難過。」

沈緒微微頷首，抬腳就進了竹屋，繞到後廚，見小姑娘蹲在灶前搗著火，煙味繚繞，他蹙眉，這本不是她該做的事。

聽見腳步聲，被一團黑影籠罩著的芮毓手上動作一頓，抬頭看上去，然後就是咧嘴笑著，像個小傻子一般。

沈緒拿過她手上的蒲扇放在一旁，目光落在她的肩頸上，瞳孔微縮，像隻狼似的。

「閉眼。」沈緒朝她道。

芮毓依舊睜著大眼睛眨呀眨，不明所以。

沈緒又催促了一句閉眼，她這才緩緩閉上眼睛，因為閉得太緊，睫毛一顫一顫的。沈緒不帶猶豫的伸手把她的領子往下扯，力氣不小，把芮毓嚇了一跳，下意識就睜開了眼，愣愣地看著自己一邊肩頭暴露在外，有粗糙的觸感在上面揉了揉。看著那三顆並排的紅痣，沈緒忽地一笑，又替她整理好了衣領，像誘哄小孩似的，「阿毓要不要下山玩？」

一炷香後，何音替芮毓收拾行李，挑來換去卻發現，八年來芮毓雖吃住在此，但貼身用品卻極少，連身像樣的衣物都沒有，令她不由得有些懊惱。

匆匆整理完，她目光不善的看向沈緒，冷笑道：「殿下能一日之間反敗為勝，果真手段陰辣，若是太傅還在，想必也會引以為豪吧？」

她話中指責的寓意沈緒聽得清楚，卻不在意地笑了笑，而是說：「何大夫把芮毓交給我，只會更好。」難道她要芮太傅的女兒這輩子都生活在這破竹屋裡，連個玩伴都沒有？還是隨便找個村夫嫁了？

顯然何音也考慮到了這一點，無話可反駁，但還是說：「芮毓心性單純，殿下生長的地方，於她來說是千萬個不合適，殿下又何必非要帶她回平城？」

沈緒斂眸，神色未明，「我會讓她好好過，將來尋個好人家，以報恩師教誨。」

何音不再說話，猶豫的將包袱交給芮毓，不捨地揉著她的腦袋，嘴上卻故作輕鬆地說：「阿毓下山好好玩，若是想師父了，便回來看看。」

芮毓不知此次下山是要去另一個地方，只當做出門一趟，是以十分欣喜的點點頭。臨走之時，何音思來想去還是叫住了沈緒，「殿下該知曉，她並非生來不能說話，只是八年前太傅病逝，自此便沒見她開口過，長此以往，便好像真的啞了一般。」

下山途中，沈緒一行人費了好一番功夫。

因為師父的教誨，芮毓從未走過通往山下的小徑，初次走過便覺得哪裡都是新鮮的，連野花野草都要攥在手中半天才捨得放開，明明這處山與那處是一樣的，她偏覺得好玩得很。

她抬頭望了一眼雲，雲比屋子那塊地方要遠。

因為芮毓忽然停住腳步，隨行的人也不得不停下，沈緒沒催促，旁人更不敢著急。

午間，陽光正明媚，說來也不知是不是巧合，自從康廉王府被包圍後，平城的天一下就晴朗起來，於是又有人說，這便是老天爺的警示。

楊威買下的這座宅子是落雲村最大的宅子，臥房便有十幾間，沈緒喜靜，便去了最偏僻的西院，自然也是將芮毓安排在了那處，只是還未至西院，就在路上和一個青衣女子撞上。

看到來人，沈緒不動聲色地蹙了蹙眉頭，「楊威。」

楊威猶豫地站了出來，為難地道：「殿下，秋水姑娘畢竟曾為我們傳過情報，也算是殿下的人，如今宮中形勢混亂，尤其是殿下走後，旁人對東宮冷嘲熱諷的，把她一個人留在那也不是個事兒……」

秋水怕沈緒太怪罪，忙跪下道：「不關楊將軍的事，是奴婢不好，殿下恕罪。」

芮毓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，秋水這一跪將她嚇一跳，連忙往沈緒後面躲。

這時秋水也忍不住好奇地抬了抬眸，仔細看清芮毓的臉後，心下一緊，殿下身邊什麼時候有如此靚麗的姑娘，她怎麼都不知道？

沈緒眉頭越皺越緊，淡淡地瞧了楊威一眼，伸手把芮毓拉出來，朝秋水道：「往後妳就伺候芮姑娘，不可怠慢。」

秋水一愣，將目光重新放在芮毓身上，一邊點頭認真應下，一邊心裡琢磨著，芮姑娘？平城的官家女子中有這一位嗎？還是鎮北侯那裡派來輔助殿下的人？

思及此，秋水扣在腹前的手猛地一緊，隱隱的壓迫感讓她多打量了芮毓幾眼。

而恰巧，芮毓也正好奇地看著她，卻不是像在看人，而是在看物品一般，她眨了眨眼，唔，好高的頭髮，怎麼梳的？

沈緒也抬眸看了秋水一眼，再去看芮毓，心想是不大一樣，於是他蹙眉吩咐，「叫幾個人陪她去買些吃的玩的用的，梳洗打扮好。」

芮毓不知是在喊她，卻聽清楚了吃的玩的，心下便開出一朵花，巴巴地看著沈緒。

「讓他們陪妳上街玩，天黑之前要回來。」他說。

芮毓卻不依，蹭著沈緒的袖子不撒手，雖然沒有說出半個字，可那滿眼希冀，不正是要沈緒陪著的意思嗎？

楊威見狀也是尷尬，垂著腦袋不出聲，任由這兩人東拉西扯。

半晌後，沈緒沉了臉色。

一旁的秋水見了頗有些得意，以前她在東宮伺候太子，太子雖在外是溫文爾雅的模樣，可東宮的人卻知道，太子的脾氣是不大好的，若是惹惱了他，一定板著臉將那人拖下去斬了，這個姑娘若真是鎮北侯派來的，那也太不會看眼色了。

沈緒站定，稍稍將芮毓推開，這樣的動作，一天不知道要做多少回。

「若是我陪妳去，要更早回來。」

芮毓一聽，笑盈盈地點了點頭。

秋水帶她去西廂放了包袱，沈緒就在大門外候著，等她來了，才提步往街邊走去，為了不引人注目，甚至除了楊威沒讓別人跟著。

秋水想一同去，但看著沈緒那張緊繃的臉，到底沒敢開口。

第四章 仙女下凡來

落雲村偏僻，街不像街，只一群小商販圍坐在一旁嘮叨著家常。

沈緒這張臉本就生得精緻，這樣不遮擋走在大街上就夠引人注目了，偏偏身邊還跟著個長得跟小仙女似的女子，更叫人移不開眼。

有人竊竊私語說：「該不會是仙女下凡了吧？」

「落雲村要是有仙女，莫不是山上那位啞巴神女？」

「胡說什麼，何大夫從未讓那神女下山，怎麼可能？」

聽人議論紛紛、指指點點，沈緒走著走著臉就黑了大半，忽然停住腳步，朝楊威吩咐道：「去買一頂紗帽來。」

等到芮毓結結實實捂好臉，沈緒這才緩和了臉色。

本想給她買一身看得過去的衣裙，可這地方女子穿的都是粗衣，到底廉價，只是怎麼著也比芮毓身上這身看不出年頭的薄紗裙好。

楊威眼前一亮，稱讚道：「芮姑娘長的好，連粗衣都穿出了韻味。」

沈緒淡淡掃了一眼，就讓他去結帳，正要問芮毓還要不要試試別的，芮毓一轉頭就被其他玩意兒勾了魂兒，自顧自地走到前面的攤子，學著一旁的婦人逗孩子，拿起撥浪鼓在自己耳邊輕輕搖了下，面紗下的那張臉頓時笑了起來。

沈緒道：「買吧。」

他扭頭瞥了一眼芮毓，雖看不清臉，卻也知道裡頭定是個小傻子一樣的表情，見什麼都是好玩的，不知道以後去了平城會不會嚇到。

說著是要在天黑前回去，可芮毓逛得起勁，每一個攤子都要仔仔細細地看過去，生怕漏了什麼好玩的，這麼一來便忘了時辰，天黑不黑都與她無關。

沈緒也沒催促，就這麼跟在她身後，芮毓偶爾分給他些小玩意兒，他起初冷著臉不肯拿，後來也盡數收下，左手一個右手一個的，一點太子的樣子都沒有，逗得楊威直捂嘴偷笑。

終於她逛不動了，彎腰捶了捶腿，意猶未盡地看著還有沒進去過的鋪子，可惜的歎了口氣。

沈緒看了她一眼，她也會歎氣？問道：「累了？累了就回去。」

芮毓又是一聲輕歎，點了點頭。

楊威抱著大包小包的吃食與玩物，悄悄在芮毓耳邊道：「姑娘這些東西可都是殿下給買的？」

芮毓不明所以，對，有些奇怪的石頭叫銀兩，也叫錢，可以換東西。

見芮毓一頭霧水的模樣，楊威直截了當地說：「殿下送了這麼多東西給姑娘，姑娘可要謝過殿下才好。」

謝過？芮毓抬頭滿眼疑惑的看了楊威一眼，隨後低頭沉思，唔，怎麼謝？

驀地，她停了腳步，循著香味停在大道上，左手邊便是方才來時遇見的酒家，裡

頭不知是什麼飄出一陣濃郁的香味兒來。

因為方才走來時芮毓肚子還撐著，便沒進去，這會兒走了這麼多路，一下就餓了。沈緒見狀，偏頭瞧了眼楊威，楊威會意立馬進去包了些吃食，全是烤牛肉，香得很。

芮毓接過去，拿出一塊肉便要啃起來，可肉到嘴邊便堪堪停下，想了會兒，依依不捨地遞到沈緒嘴邊。

沈緒挑眉道：「我不吃。」

芮毓遞得更近了些。

楊威悄悄點了點頭，這芮姑娘還是頗有眼力勁兒的，才剛說要謝，這會兒就謝上了，孺子可教也！

沈緒不想同她站在大街上磨蹭，索性一把全接過來，拿在手裡便走了，「知道了。」

芮毓一愣，不是的，只是要給他咬一口啊。

她茫然地望著沈緒的背影，匆匆追上，路上時不時扭頭聞一聞那肉香，可看著楊威手中大包小包的玩意兒，終究沒開口要回來。

算了，給他吧。

夜深回府時，秋水早早等在裡頭，沈緒一回來她便迎上去噓寒問暖，和在東宮時一樣。

忽然間，沈緒頓下腳步，「往後妳就專心伺候芮姑娘。」

秋水彷彿挨了一巴掌，臉火辣辣的，從嘴裡艱難地擠出一個字，「是……」

她瞥了一眼沈緒手中的烤牛肉，待沈緒走遠了，才怪聲怪調地同芮毓說：「殿下從不吃不乾淨的東西，姑娘以後可別給殿下買了。」

雖然她沒有跟去，但想也知道，楊威不會給殿下買那樣的小吃，那就只有這位芮姑娘了。

芮毓將秋水的話消化了一二，從中摘出關鍵的，那個男人不愛吃肉，所以……應該拿回來的，她現在肚子好餓。

芮毓沒應秋水的話，秋水心中不快也只能憋著，只當這個鎮北侯送來的姑娘恐怕身分了得，不然怎麼這樣傲慢？但表面功夫還是要做足，免得這芮姑娘到太子殿下面前告她一狀。

是以秋水伺候芮毓睡下，還給她換了一床上好的絲質被褥，同太子那屋用的一樣。芮毓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被褥滑溜溜的，她摸著摸著，肚子發出一陣饑腸轆轆的聲響，她還是睡不著。

最後，她輕手輕腳地下床，連外裙都沒穿，就這樣出了門。

院子不大，可此時天色已晚，她又不熟悉路，一下就找不到沈緒的屋子，暈頭轉向地到處走著，最後連自己的屋子都沒找到。

這樣的情況一般女子早就嚇哭了，但芮毓倒是不怕，從前在山中也有迷路的時候，師父一走就是好幾天，也沒人尋她，她便找個山洞歇息，反正等天亮就能找到路了。

芮毓拍了拍地上的雜草，毫不猶豫地坐下，撐著頭看天上的月亮，唔，好像比山上要小許多。

沒一會兒她便歪著腦袋，頭一點一點的快睡著了，這時，一個人聲傳來，嚇得她「刷」一下睜開眼，驚恐未消，茫然地抬頭望去。

「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沈緒的話中還帶著三分怒意。

芮毓眨了眨眼，清醒過來，正要起身站起來，腳下一麻，踉蹌了兩步。

沈緒伸手扶住她，芮毓毫不客氣地將整個人都歪在他身上，她好累，沒覺得哪裡不對。

兩個人就這樣站定了一會兒，沈緒才問：「能走了？」

芮毓試著跺兩下腳，剛才的麻勁兒消失了，她便點了點頭，是能走了，可她卻輕輕拉住沈緒的衣角，一手放在肚子上揉了揉。

「餓了？」

芮毓披著一頭散髮，點了點頭，兩眼亮晶晶地瞧著沈緒。

沈緒未置一詞，拉著她的手腕就往院子裡走。

方才芮毓出來時到處都不見光，黑漆漆的，現在卻燈火通明，站著一大排人，手提燈籠，似乎在找什麼，而芮毓屋子門前跪著一女子。

芮毓不知，她方才消失的一段時間裡，太子殿下在院子裡發了多大的火，最受牽連的便是秋水。

沈緒拉著芮毓進去，一個眼神也沒給秋水。

秋水只在背後委屈喊了句，「殿下……」

她立馬紅了眼，自己也沒做錯什麼啊，芮姑娘自己夜裡跑出去，關她什麼事！

倒是楊威等人方才被叫起來找人時臉都嚇白了，芮姑娘剛帶下山一天，若是出了事，別說他們，太子殿下都沒法擔著，那可是恩師的女兒，太子殿下重情，肯定待她要比別人更多兩三分情。

如今找到了人，楊威不禁抹了下一頭的虛汗，搖頭對還跪著的秋水道：「秋水姑娘，殿下要你伺候著，妳怎麼能不守夜自己去歇息了？」

秋水一怔，這個芮姑娘至於做成這樣嗎？守夜，她只在東宮時給太子守過夜。

她委屈地抬起頭，雙眸蓄滿淚水，「楊將軍，這芮姑娘究竟是什麼人啊？」

赫北在一旁冷嘲熱諷一句，「總之是妳得罪不起的人，若是還想跟在太子身邊，就做好妳的本分！」

秋水心屬太子，因為這事而怠慢芮姑娘也是可能的，但若是真出了個好歹……赫北想起沈緒方才在院子裡發火的那張臉，再也不敢往下想。

半炷香後，屋子裡飄出濃郁的香味兒，芮毓嚥了嚥口水，吃得不亦樂乎，直至填飽了肚子，打了個嗝才肯收手。

她這才發現沈緒一筷子都沒動，推出一個碟子給他，目光熱切地看著他。

沈緒抿嘴道：「我不餓。」

哦……芮毓失望的低下頭。

忽然間，沈緒想起了何音所言，他眉間一鬆，整個人顯得溫文爾雅，緩緩開口說：

「阿毓會說話，對嗎？」

芮毓怯生生地點點頭，隨即又搖搖頭，面上呈現出一種糾結與無奈。

這神情沈緒是第一次看到，原來她也並不是什麼小傻子，該有的情緒都會有，只是不懂如何表達罷了。

他瞥了一眼被芮毓吃完的空盤子，又問：「好吃嗎？」

芮毓自然是點點頭，一邊點頭一邊還伸出粉色的小舌頭舔了舔嘴角。

沈緒繼續道：「好吃還是不好吃？說出來。」

芮毓盯著他的眼睛看，那雙眼睛像會騙人似的，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，想要照著他的話做，只是她艱難的張了張嘴，想要說話，一用力，胸口就悶得難受，眼眶跟著紅了。

當下，芮毓悶悶不樂地離開桌子，自顧自走到床邊，被角一掀，鑽進去，背對著沈緒。

屋裡燭火未滅，沈緒沒立即起身離開，坐了半晌，盯著那個後腦杓看，生氣了？小啞巴也會生氣，呵……

夜裡，芮毓迷迷糊糊作了個夢，夢裡的那座宅子掛著白色的綢緞，有一處屋子裡擺滿牌位，有個婦人跪在一旁哭，哭得人心裡發慌。

她身邊是一具靈柩，芮毓聽到那婦人說——
妳爹爹就是話說太多，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，才死的這麼快！

唔，爹爹……

清早，芮毓迷迷糊糊醒過來，眼角還掛著兩滴眼淚，她抬手一抹，完全忘了昨晚作的那個夢。

門外窸窣窸窣的，似有人走來走去，聽到屋裡頭的動靜才有人推門進來，是秋水。秋水比昨天更加熱絡，忙端來金盆，替芮毓擦拭著手，說：「殿下一大早派人送來許多吃的穿的和小玩意兒，是讓人在城裡買的，比村裡的要好很多，芮姑娘要不要看看？」

芮毓剛清醒，腦子還沒轉過來，別人問她好不好，她當然是點頭。

秋水替她打開一個紅木匣子，出乎意料的，裡頭不是放著一支飾品，而是一整盒，一整盒的簪子！而且打磨得很是精細，一看就知道不是隨隨便便買回來的。

殿下竟然對這芮姑娘照顧得如此細微……秋水咬了咬牙，勉強笑道：「殿下待芮姑娘真是好，不然奴婢給您梳了髮髻，也好把這些用上？」

另外一個箱子裡都是女子的衣物，各種料子都有，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，秋水再不樂意，也是羨慕的，那些布料都是上等貨，就算比不上宮裡進貢的，也要比宮外富家小姐穿的還要再好些。

芮毓愣愣地點了點頭，唔，原來山下有這麼多好看的裙子，回去的時候帶給師父，師父會高興。

秋水給芮毓梳的是高高的流雲髻，裡頭放了個空心的木質髮髻，把芮毓的頭髮撐

得又高又長，好看極了。

她從銅鏡裡睨了一眼，手微微一頓，明明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髮髻，她從前在宮中伺候過各宮娘娘，梳的要比現在精細多了，可沒有哪一個比鏡中的人還要好看。秋水撇了嘴角，口不對心地說：「芮姑娘快去給太子殿下請個安吧，殿下等著呢。」芮毓點了點頭，髮髻太重，壓得她差點抬不起來，小心翼翼地頂著這個頭去隔壁屋子。

這樣一打扮，外頭的守衛險些沒認出她來，各個都睜大眼睛，驚歎道：「芮姑娘好，快去吧，殿下在裡頭呢。」

也有人說：「秋水姑娘可真是一雙巧手。」

秋水苦澀地笑了笑，若是有芮毓那張臉，哪怕隨便打扮打扮，也能有誇張的效果吧，原來殿下也是看重樣貌的男人嗎？

往日芮毓都是小跑過去攬著沈緒的手臂，今日卻不同了，她一下注意著腳下有沒有踩到裙子，又得注意著頭上有沒有歪了。

髮髻重，脖子還累，芮毓像在腦袋上頂著個花瓶似的，走得端正又莊重，腰板挺直，一小步一小步貓過來。

沈緒，「……」

只見芮毓描了眉，眉間還點了朱砂，他不是個色令智昏的人，仍舊倒吸一口氣，目光在她臉上停留片刻才稍稍移開。

芮毓扶著腦袋坐下，微不可聞地舒了一口氣。

沈緒不由得笑了，「是不是太重了？」

芮毓皺著眉頭微微頷首，這麼一點，頭上的步搖也隨之搖了兩下，嚇了她一跳。雖然這樣子是好看，但到底不方便，還束縛了她的性子，沈緒便朝秋水吩咐，「明日換個方便的髮髻。」

秋水忙應下，站在一旁聽他們兩人說話，可聽了半天，好像只有殿下在說話，那姑娘怎麼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會點頭搖頭。

忽然間，沈緒來了句，「還生氣？」

芮毓抿了抿嘴，低下頭玩弄著桌上的雕紋，眉間有淡淡的鬱悶，她不說話，也不知她心中是怎麼想的。

沈緒只好換種方式說：「屋子裡的東西還喜歡嗎？」

芮毓這才抬頭，抿著嘴角笑了笑，輕輕點頭，那些東西於她來說都是好看的，好看的东西她便喜歡，就像面前這個男人，好看，臉好看。

沈緒抬手想拍拍她的腦袋，手伸到半空中，看著她滿頭裝飾根本無從下手，只好收回來，說：「既然不想說話，那就暫時不說了，無妨。」

芮毓抬眸看了他一瞬，點頭，像是在說好。

這樣幾句來回之後，兩人算是和好了。

芮毓起身，也拉著沈緒站起來，然後拉著沈緒的手環在自己腰上。

秋水見狀訝異的不得了，這個芮姑娘真是好大的膽子，明目張膽就勾引殿下，鎮北侯哪裡是派人輔助殿下的，分明是……可殿下也未推開……

沈緒僵在那裡，任由芮毓擺弄他的手臂，把自己圈在沈緒懷中，兩人相擁而立。芮毓抬起腦袋蹭了蹭，仰頭朝他一笑。

眼看髮髻就要往後塌了，沈緒眼疾手快扶在她腦袋後面，這樣看來，便像是他抱著她。

他眸光不明，卻有些明白芮毓的意思了，問：「這樣便算是和好了？」

芮毓欣然點頭。

沈緒心下了然，雙手緊了緊，她從小在山中長大，何音是她身邊最親近的人，可何音卻也常常不在，小丫頭這個年齡正是渴望親近的時候，他也看出來了，她極其喜歡別人同她說話，同她玩、抱她、牽她。

想到這，他目光向下，心中微微有些動容，若是太傅還在，她又何至於此？想當年芮家也只有她這麼一個女兒，何曾不是放在手心裡哄著寵著的，只怪他當時年幼，能力太小，沒能在太傅病逝後照顧好他的家人。

在落雲村待了兩天，平城的局勢也漸漸明朗起來，沈卓北順利監國，雖還是有些老鼠屎想壞事，但到底這一步走得還算順利，也該回去了。

在落雲村的最後一晚，沈緒抬頭望向窗外那座高聳的山峰，若是要離開，她不知道肯不肯走，還是等到了城中再說比較好？

忽然，一陣細微的敲門聲傳來，然後門被推開，一個小腦袋探了進來。

芮毓本來是要睡下了，連髮髻都已經拆掉，換上寢衣了，不知怎麼的，不睡覺跑到沈緒這裡來。

她手中握著一卷書，是戲文，是赫北給她看著玩兒的。

芮毓打小除了醫書，旁的都不大樂意看，都是何音一字一句讀給她聽，她才願意聽兩句，這會兒便理所當然的將書交到沈緒手中，眼巴巴的望著他，好似在說：快念吧。

沈緒翻了兩頁，蹙眉道：「我不看，自己拿到屋裡看。」

芮毓又推了回去，皺著眉，搖了搖頭，不是的，不是這個意思。

沈緒一頓，「要我念給妳聽？」

昨兒個還是晴朗的好天氣，偏偏在沈緒要回城這一天下了小雨，讓人心情莫名的低落。

當然，只有沈緒低落。

楊威偷偷瞥了一眼，轉回頭對赫北說：「你有沒有覺得殿下昨夜沒睡好？」

赫北也瞥了一眼，一本正經地點點頭，「平城事一大堆，這幾日殿下都沒怎麼歇息。」

楊威一噎，不是啊，昨日他守夜，看到芮姑娘穿著寢衣就進去了，過了一個多時辰，殿下把人抱出來送進她自己的屋子裡，才又出來的……

當然，楊威也只是心中想想，還沒膽子肥到要四處宣揚。

芮毓從屋子裡踏出來，昨日高高的髮髻已經變成了一個低平的編髮。

秋水扶著她出來，下意識左右掃了掃，看到沈緒，朝芮毓說：「殿下在等著，芮姑娘走快些吧。」

芮毓停了一下，緩緩點頭。

她眼底清明，走到沈緒傘下便收了自己的傘，同他挨在一起也沒覺得哪裡不妥，那眼睛笑得彎彎的，似乎在誇獎他昨日的故事說得很好聽。

沈緒瞥開眼，她若不是芮太傅的女兒……罷了。

「上車吧，自己坐一輛馬車。」沈緒抬了抬下巴，示意芮毓上車去。

芮毓抓著他朝其中一輛馬車去。

秋水在身後提醒說：「殿下有自己的馬車。」

芮毓一頓，還是不撒手，沒聽見似的抓著沈緒走，然後在小廝搬來的木梯邊停下，等著沈緒先上去。

沈緒偏頭看了她半晌，未置一詞，但還是依她的心意上了車，隨後芮毓才歡歡喜喜提起裙襬一同上去。

旁人看得目瞪口呆的，只好將另一輛馬車留在這裡。

季家軍騎著馬，護著一輛低調的馬車緩緩往平城駛去。

芮毓似乎是頭一次坐馬車，開始時車子一晃，她驚呼一聲扶住坐板，然後試探地慢慢放開，覺得很有趣似的，咧著嘴笑了起來。

沈緒移開目光，端正著坐好，閉眸養神。

忽然間，他放在腿上的手被輕輕一握，搭在他上方的那隻手柔若無骨，像被一團海綿包住似的。

沈緒睜開了眼，看到芮毓擠著眉頭，著急的晃著他，又掀開車簾指著窗外。

沈緒一時沒看懂，芮毓更急了，抓著他的手，在他手心寫下一個字。

手心癢癢的，沈緒下意識握住那隻食指，問：「山上？」

芮毓重重一點頭。

沈緒想了會兒才說：「妳想回山上去？」

芮毓又是重重一點頭，她眼睜睜看著離落雲山越來越遠，心中越發著急，怎麼辦，回去晚了，師父會不高興。

沈緒頓了頓，用當初哄她下山的語氣說：「阿毓想不想進城玩？」

芮毓怔了一下，似乎在思考進城是什麼地方。

沈緒趁機繼續說：「妳師父不在山上，她去給人瞧病了。」

芮毓這才有些動搖，師父不在家啊……唔，那好吧。

芮毓緩緩點了點頭，似乎沒注意到自己一根食指還在沈緒掌心握著，歪著腦袋出神。

沈緒好奇地捏了一把，果真是軟得不像話。